



苗儿青青

魯道尔夫·魏斯著

苗 儿 青 青

〔德 国〕 魯道尔夫·魏斯著
国 青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Rudolf Weiss
ES GRÜNT DIE SAAT

Dietz Verlag, Berlin, 1955.

內 容 說 明

本書的背景是在德國的一個小村沃伯豪生。由於德國統一社會黨的號召，農業合作化運動正在全國農村中蓬勃開展。但是這個運動不是沒有阻礙的，沃伯豪生就是一個例子，那里報名參加合作社的只有三戶農民，因為富農收買了村長，散佈謠言，趁機搗亂。這個陰謀在黨、青年聯盟和農業機器出租站的共同努力下終於被打破了，並且逮捕了企圖縱火的破壞分子。於是，富有經驗的中農龍格以及其他渴望的農民都紛紛加入，順利地建成了合作社。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順德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676 字數258,000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 $11\frac{1}{16}$ 插頁2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4500冊

定價(6)1.30元

作者自傳

和当时許多跟我年齡相仿的年輕人一樣，我沒有受過什麼高深的教育，因此直到1942年為止，我不但沒有寫過什麼東西，而且連做這種嘗試的想頭也從來沒有過。

我於1920年出生在挨塞納哈的一個郵局職員家庭里，上了八年國民學校之後，想找一個工具製造徒工的位置而找不到，我的父母就在1934年又送我進了五年制商業學校。1939年我學習期滿，通過考試，取得了經紀人的資格，隨後又相當容易地考進一個儲蓄銀行。在這期間，我除了對自己職業所必需的知識以外，很少去用心探求其他學問。我閱讀的書籍很多，不過大部分都是庸俗的作品。古典文學名著我只知道學校課本上有的那一些，世界文學名著我知道得也很少，至於反法西斯的和革命的文學作品就更不用說了。這類作家的姓名從來沒有人提到過，他們的著作我也沒法看到。戰爭爆發前不久，情況逐漸有了變化。我對庸俗的讀物感到厭煩，想找些能夠使我多少有些益處的作品看看。但是我找到的不多。1942年我被送進軍醫院去施行截斷右小腿的手術，我想找較好的作品的願望才能夠（在可能和現有的範圍內）得到了滿足。

在軍醫院里，我開始執筆寫作。戰爭的可怕經歷使我意氣消沉，也促使我拿起筆來。這種戰爭經歷沉重地壓在我心頭，我

渴望能够摆脱这个负担，于是就把它写了下来。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当然题材大都是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些尝试不仅观点错误，就是文法和笔调也很拙劣。

1945年法西斯总崩溃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反法西斯的作家。他帮助我克服了初学写作时存在的缺点，同时也为我清除了法西斯教育的残余，扭转和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阅读了那些过去曾经是禁书的国内外文学作品，认清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真面目，就下定决心参加建设美好的、和平的新德国的工作。这条不断前进的道路把我引进了工人阶级政党的行列，1949年我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候补党员，1951年转正。

1949年到1951年间，我在文化同盟当秘书，后来有几年是自由职业者，1954年又在先进工作者俱乐部担任了一年秘书职务。从1955年到1956年7月，我在来比锡新成立的文学研究院读完第一年，现在又成为自由职业者，当了作家。

写了战争小说“他们在那里歌唱”之后，1955年我发表了一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长篇小说“苗儿青青”。我对这个主题所以特别感觉兴趣，主要是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和农业有密切关系（我的父母来自乡间，我的祖父母是农民——雇农）。除此以外，我还发表了四本儿童读物，我希望它们对于教育我们的儿童成为愉快、幸福与和平的人能有所贡献。

鲁道尔夫·魏斯

陣陣西風，只在夜間尽情吹弄了树头的枝叶和道旁的小草，一到清晨却又停歇，并没有把几星期来恼人的闷热驱散掉多少。割完了庄稼的农民们盼望西风给他们的马铃薯带来一场好雨。但是他们一觉醒来，把头伸出窗外，望见那万里无云的蓝天，不禁皱起眉头，情绪马上低落下来。对于另外一些农民，这种晴朗的早晨却是像在督促他们赶快收割还长在地里的小麦。他们就喂了牲口，套好牛车，拉了出去。他们和许多人一样，是不愿意让农业机械出租站的拖拉机来替他们工作的。

不知趣的太阳，一清早就从东方连绵的山脊后面爬了上来，把全部光芒射进山谷，像一个顶在小山尖上的熾热的圆盘。在这片逐渐高起的、一半有树一半空旷的斜坡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名叫沃伯豪生。

在农业机械出租站的院子里，拖拉机在轧轧地响。工场里，~~焊锡器嗡嗡地叫着；铁锤沉重地打下去，火红的铁件上~~射出耀眼的光芒。~~站里的~~载重汽车日夜不停地运送着粮食，司机们几乎和拖拉机等一样，也要轮班工作了。有一辆汽车停在大谷仓前面，两个工人高高地卷起襯衫袖子，正在把装得满满的粮食一袋一袋地倒出来。小麦像金黄色的溪水一样，流进了脱壳机的上料口，鼓风机又把它们从里面吸出来，送进谷仓里。从昨天晚上

起，打谷机就不住 费地吞下熟透了的小麦，然后又吐出了麦秆、糠和麦粒，一面哼着它那單調的歌曲。

亨茨·龙格赶着牛車，从祖傳的庄院里出来，沿着公园走去，拐一个弯就走上了村道。沃伯豪生的六十家农户，几乎全都在村道的兩旁。他坐在車上，兩只脚蹬着車轅，低着头，讓他的思想漫無目的地奔馳。鞭子在他的膝盖上橫着，鞭梢一直拖到路上的塵土里。

老农民龙格站在大敞着的家門口，眼光跟随着他的兒子。他穿着一件有点髒的灰色麻布短衣，左手拿着一頂太陽晒白的帽子。他的臉龐瘦長，嘴唇很薄，鼻子稍微帶点兒尖，眉毛稀疏，臉上从来看不出什么表情。他那灰色的眼睛只有在憤怒和激动的时候才稍稍变黑，但过一会儿就会恢复原来的顏色。

有一个妇女从牛舍里出来，走进了厨房，把一个飼料桶放在鍋台旁边的長凳上，在水盆里洗手。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气，嘴角边浮現出一种苦痛的表情，使她那不愉快的蒼白的臉显得比平常更加难看。

“非这样不可嗎？”，她問着，又是悲哀又有点惱怒。龙格跟在她后面走进屋子，在窗前的長凳上坐下。“我在院子里听見你在吵鬧！”

丈夫沒有立刻回答；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把眼睛眯成一条縫。妻子在他后面收拾桌子上的咖啡用具。

“就非得这样做不可嗎？”过了一会兒，他才把妻子提出的問題重复了一遍，好像他又感到了那种輕微的激动。他沒有把手里的帽子放下，就去抓自己的脖子，仿佛他的喉嚨突然被一点东西堵住了一样。“他为了这些事情責备我……”剛說了半句他又立刻停住了。他的嘴动了一下，突然用一种粗暴的动作从坐位上站起来，戴上帽子，离开了屋子。

妻子直起腰来，憂慮地望着她丈夫的背影。她聳了一下肩膀，把右手放在心口上，一动不动地呆了一會兒。“天呀！”她低声对自己这样說，嘴唇几乎沒有动，“他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談一談呢？”随后她就站起来，嘆了一口气，又去干自己的活。

龙格站在院子里两个并排的猪圈旁边，呆呆地望着那一面哼叫一面在泥坑里翻滾的母猪。他从麻布短衣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了烟斗和烟叶，过了好長一會兒，才醒悟过来似地裝上烟斗，划了一根火柴。他是用一只手划的，而且是左手，所以划得很不灵巧。

“这討厭的胳膊真不方便！”这个农民喃喃地自言自語，一面气惱地向空中吐出一团濃濃的烟霧。

他在那里站了多久，抽了多長時間的烟，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一直等到有一部拖拉机轟轟地从村道上开过来，走近了他的家，他这才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龙格在柵欄門的柱子上把烟斗里的灰磕掉，小心地放进衣袋，然后慢慢地踱到院門边去。

挂着犁鐮的拖拉机發出很大的响声，在他的身旁开过，揚起一大团灰塵。那个年輕的拖拉机手几乎还不滿十八岁，农民們只叫他的諱名“費卜斯”。費卜斯对着龙格微微一笑，打了一个招呼。他戴着一頂有很大穗子的杂色毛綫帽子，只要觉得热了，就随便把它往后腦勺上一推。

龙格也微笑着点了点头，眼睛盯着拖拉机的后影，直到一个谷倉遮斷了他的視線。当他慢慢地轉过身来，回到猪圈旁边的時候，挂在他唇边的微笑都还没有消失。

他很喜欢这个青年；因为这个青年經常很愉快，而且会說話，工作也做得很好，連他也挑剔不出什么缺点来。半年多以前他們初次見面的情形，龙格还記得很清楚。当时这个青年还没

开始耕他的田地，他抱着一种不信任和怀疑的心情瞧着这个拖拉机手的每一个动作。可是费卜斯既不慌张，也不松懈或急躁。他双手叉着腰，眼睛望着龙格，很大胆地这样问：“呃，是不是？你觉得我太年轻吧，龙格？”他不等人家回答，就哼着滑稽歌曲跳上拖拉机，开进了田地里。耕过一趟之后，他又把拖拉机停在龙格的身旁，伸出胳膊指着田地，很愉快地噉咕着说：“怎样？犁沟够不够深，不够吗？——是不是正好呢？——拉的线直不直，怎么样？”

龙格深深地陷入了回忆，脸上这时候都挂满了笑容。他正想从口袋里再把烟斗掏出来，右肩却重重地在栅栏上撞了一下。他疼得咧开了嘴，从牙缝里迸出一声“真倒霉”，就缓慢地斜着踱过院子，打开谷仓的门，走了进去。

亨茨·龙格赶着牛车早已到了村子里。他心里正在沉思默想，就让那头牛自己走着，不管它是快是慢，也不管它往东往西。

村长办公室的窗户遮着一半窗帘，里面有一个瘦长的中年人，看见了正在思索，脸色很难看，好像睁着眼睛在睡觉的青年，就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摇了摇头。他很想叫一声，让这个漫不经心的赶车人注意，但却并没有这样做，又从窗口走回来，坐到他的桌子后面去了。

亨茨没有注意路上遇到的农民，甚至别的农民赶着车从他身旁走过他也没有知道，更没有理会到这头越走越慢的牛。他眼睛睁大了望着车辕，望着微微摆动着的拉车牲口身体旁边看得见的一段街道，然而事实上他却并没有看见什么。他的很年轻的脸型，虽然并不完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却也有几分相像；现在就显得有点苦惱和煩悶不安。他咬紧嘴唇，仿佛正在抑制住堵在他喉咙里的悲嘆；然后他又頑强地振作了一下，眼光变得那么冷酷陰郁；不过很快却又显出了一副灰心丧气疲憊不堪的表情。

当他經過农業机器出租站敞开的大門口，由于感情和直觉兩方面的要求，他不自禁地像往常那样抓住这个机会，从車上下来，或者停在門口，望一望院子和办公楼的窗戶，寻找某一个人。这时候，車庫前面有个姑娘，正在和一个拖拉机手談話。她突然停住不談了，向着牛車跑来。她穿着花布夏裝，衣裾在她的双腿周圍飄动；她的眼睛由于生活愉快和性情活潑而晶瑩明亮；她的面龐稍嫌瘦削，微帶紅暈，可是有丰满而柔軟的嘴唇。

她跑得好像有点气喘，来到牛車跟前，用左手攀住一根車轆，愉快地大声喊道：“你好，亨茨！”

那青年吃了一惊，不由得抬起头来。不等牛車完全停住，他很快地把这个身材苗条的金髮姑娘瞟了一眼，接着就一直盯着她的眼睛，嘴边露出一絲微笑；一会儿就变得滿面含笑，把臉上原来的那些冷酷、倔强和悲哀的表情驅逐得一干二淨了。他滿心欢喜地和艾尔斐握手。这个姑娘这样地在他的身旁望着他，竟使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开口說話。

艾尔斐低下了头，亨茨也有点不好意思地移开了眼光。在这一刹那間，他們兩個人只是手握着手，誰也沒有說話。

过了一会，姑娘把手指从他的手里抽出，活潑愉快地笑了出来，使得头上的髮髻也随着顫动了。“喂！”她又坦白地望着他，滔滔不絕地說起来，“今天我們这里要举行全拖拉机手訓練班的課程考試了。这是結業考試！比往年提早了一个星期。这次考試得費一整天。考完后如果都合格，就要在拖拉机上測驗实际的操作。”她又笑了笑，双手把搭在前額的头髮向后攏了一下，然后用一种調皮的眼光看着問他：“你願意帮我忙按一按大拇指嗎？最好是用兩只大拇指，这样就更牢靠些！你願意嗎？”①

① 德國俗語，“按大拇指”是暗中幫人忙的意思。

亨茨点了点头。他总是不敢开口；他对自己的胆怯也感到討厭。他吞吞吐吐頓了一會兒，才勉強擠出這樣的一句話：“當然，我是很願意的！”

這對純潔而坦白的眼睛，是他平常極希望見到，但又只是在夢中才可以見到的；現在近在他的面前，讓他盡量望着，而且正在催他說話，却反倒使他的舌頭變得有點不聽使喚了。等到寬闊的院子另一邊突然響起了一陣響亮的拖拉機後面聯結着的犁頭聲音，兩個人才感覺到，他們無言相對已經有幾分鐘之久了。

“哎呀，”她吃了一驚，而且也有點難為情；她說了這句話就掉過頭去，不讓他看見她那漲得通紅的臉。“已經開始了！”她連忙又把手伸給他握了握，也不再望他一眼就跑開了。當她跑到門旁，已經離他很遠了的時候，才又轉過身來，微笑着這樣喊：“別忘記按大拇指啊！”

亨茨目送着她走去。等到他發見自己已經把大拇指跟別的手指都捏在一起時，他輕輕地笑了。“這要失敗，”這時候他才說出話來。艾爾斐當然沒有聽見，她的身影早已在辦公樓前消失了。

他蹲在路旁沉思了一會兒，深深地透了一口氣，然後跳上車去，拿起了鞭子。但是他並不打牛，鞭梢只是輕輕地在牛身上擦了一下；那頭牛的毛皮正在抽動，想要趕走停在身上的蒼蠅。

“喂，走吧，羅特！”他抖了一下繮繩，挺高興地說，“她是會很快就回來的。現在她要考試，我們也得去干點什麼。今天晚上我們還要和她見面呢。——哦，你不在內，說的是我！”

牛慢吞吞地開始走起來了。但是亨茨心里感到說不出的愉快和幸福，總想有個辦法來趕走胸中的悶氣；在熱鬧的村道上唱歌有些不方便，於是他就用口哨隨便吹着一切熟悉的歌曲調子。

* * *

农民史莫勒的院子里，打谷机的响亮而尖锐的声音已经停止。在宽敞的房屋的起居室里，男男女女都在桌子旁边坐着吃饭，他们因为夜间做了很费力的工作，需要吃点东西来补充一下。史莫勒太太是一个瘦小、沉着的妇女，她把腊肠、冷肉排、黄油和猪油，一碟一碟地端上来，斟满酒，又斟上滚热的咖啡。

席克不大开口。他的嘴正忙不过来；他要用仅有的几颗牙齿去嚼那切得大小合适的食物，他又要端起酒杯慢慢地喝酒，所以他不大注意韦尔斯所说的话。这个韦尔斯跟他一样，和史莫勒也是邻居，也是过来帮忙打谷的。韦尔斯一定要把一瓶一瓶摆在那里的酒喝下大半才肯吃饭，吃完饭就像往常那样，醉熏熏地大骂农业机器出租站和个别的农民。妇女们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只是忙着招待和应接，因此只有十七岁的小史莫勒一个人在听他讲话。这个少年对他每一句骂人的话，每一种显示恼恨的表情，都大声发笑。他那长着雀斑的脸上，这时候发出了满意的光辉，两片嘴唇每次张开，就露出整整齐齐、雪白坚固的牙齿。当韦尔斯快要没话说时，他就装做很有趣地地问这个醉汉：哈伯兰这个人怎么样，为什么不入党；他从前当过农庄的工头，是不是过着很美满的生活，对目前大家要想在沃伯豪生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什么意见等等。如果韦尔斯因为过于兴奋而说不出话来，或者唾沫乱迸，他就觉得非常高兴。

家长没有出席，这并没有特别使人感到奇怪，大家都习惯了。史莫勒决不多管闲事，他总是不断地做着他愿意做的事情。有时候，他请了一个客人来谈某一件事情，他招呼他坐下后，自己却到马廐里去了，在那里做起照料马的事情来。这样，往往要几个钟头以后才回来，客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继续款待客人或是陪着谈话。

他家的牲口喂养得很好，添草喂料总是由他自己来管，照料

得非常周到。如果孩子或者时常更换的雇工不爱护这些牛马，让它们做太重的活，他就会大发脾气，谁也劝他不住。他无论对什么人几乎都一样看待，除了他妻子以外，只有他妻子的请求常常可以使他屈服。

他坐在自己的庄院里，像一个小小的统治者一样，严格地监督着在那里做工的人，并且时常盘算怎样添人，以使用残酷而狡猾的手段来扩大势力。战前，他是当地最大的农户，曾经有过很大的势力；目前尽管在百般挣扎，它却依然在逐渐消灭。凡是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经过一番考虑的；虽然他还不算贪得无厌，但是如果不是他认为早晚可以连本带利收得回来的事情，他是一分钱也不肯花的。

现在史莫勒正站在谷仓里，手摸着浓黑的小鬃子在想心事。吃早饭的时候，席克谈起了昨天下午在农业机械出租站里，站的领导人员曾经跟合作社的筹备委员会进行过商谈的事情，这就使得他刚刚吃了一点东西，就从屋里跑了出来。他皱起眉头想着心事，一会儿又摇摇头，然后仿佛下了决心，走进了谷仓后面的菜园。他好像在估计什么似地瞅着那些跑来跑去的鸡，最后抓住了一只并不太肥的小鸡，用小斧子砍下了鸡头。他右手提着这只还在抽动的动物，伸出胳膊去让它淌血，再用一张报纸把它包起来。然后，他脚上逐渐加了劲，走向屋子，从外面敲敲住室的玻璃窗，叫出他的儿子，把他带到了谷仓里。

他指着这个小报纸包，用一种不容抗拒的声调说：“把这个东西送到村长那里去！不许让任何人看见，懂得吗？”

威利点了点头，却转身偷偷地扮了一个鬼脸。他很不高兴地拿着这只包着的鸡，向门口走去。他在那里停了一会儿，问：“不用跟他说什么话吗？”

这个富农的嘴唇动了一动，变成一种嘲笑的神气，说：“对他

說：‘請你尝尝。’別的話他自己會明白的！”

“沒有別的了嗎？”威利有點失望。那個村長嘴里雖然口口聲聲地說什麼責任感，什麼公正，但實際上卻一面提出抗議，一面總聽他父親的話。威利很希望能得到一點什麼確定的東西帶回來，可以看一看他父親的表情有什麼變化。

威利慢慢地穿過屋後的小路，沿着教堂走上大街，再緊走了幾公尺一直達到村公所的門前。他在那里向四周仔細地瞧着，等到他認為沒有人看見他的時候，就走了進去。他正要摸辦公室門上的把手，卻聽見里边有羅伯特·哈伯蘭的怒氣沖沖的聲音。威利好奇地彎下腰，以便聽得更清楚些。

“勞動，勞動！”哈伯蘭口氣憤怒地說，“難道我們沒有做事嗎？四個星期以前，在黨的大會上，我們決議要辦一個合作社。起初只有我們三個人，你明白嗎？三個農民！這未免太少了。我們現在必須認真地去搞。可是昨天晚上我到龍格那里去，他說起話來還總是有那麼多的‘如果’和‘但是’。你是村長，一定要表明態度。你有責任督促建社，布萊曼同志。這難道不是應該的嗎？”

“噢，當然，當然！一切都會上軌道的！你為什麼這樣激動呢？我對每一個我遇見的，或者到我辦公室來的農民都說過了，如果他們不願意，我有什麼辦法呢？我還能強迫他們嗎？喂，你看！讓我試試看，哈伯蘭！不能太性急。事情已經拖了很久了，也不在乎這一兩個星期！”

哈伯蘭忍不住笑了起來。“這就是你的看法！那麼秋耕呢？還是各干各的嗎？……要是我們不在這三個星期內把合作社建立起來，那就得等到明年，你明白嗎？”

這時候有一部拖拉機在街上開過，以致聽不清村長是怎樣回答的。只聽見哈伯蘭一個人又叨嘮了幾句什麼，然後簡短地

說了聲再見，門立刻就開了。青年吓了一跳，赶快往后退。

罗伯特·哈伯蘭想不到会看見小史莫勒站在自己的面前，所以也吓了一跳，把眼睛都瞪圓了。他把小史莫勒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又看了看那一包上面有一处已經染紅了的东西，就把帽子往后面推了一下說：“是来偷听的吧？——你就会干这种事！”他不等回答，扭头就走了出去。

威利又是吃惊又是生气，臉色都白了，眼睛只是望着地下。等到听不見那个农民的脚步声时，他才勉强抬起头来，扮了一个鬼臉。他門也不敲，就走进了村長的办公室。

布萊曼在他那張滿堆紙張和文件的办公桌后面低头站着，看着这些东西，眉头紧紧地皺起。“有什么事嗎？”他很不高興地抬头望着这个进来的人問，“你要进来請你先敲門。这不是在你家里！”

威利不說一句話，毫不畏縮地望着村長，几步就走到他的面前，把那包东西放在桌面的紙上。

布萊曼很詫異地望了一会兒，就生气了，仿佛他已經猜着里面包的东西是什么。他低下头来，咬紧下嘴唇，把撑在桌面上的兩只手縮回去，挪到桌边，就顫抖起来了。

他極力裝作鎮靜，用一种非常粗暴的口气問道：“这是干什么的？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額头上还是止不住冒出了冷汗。他感到混身有一陣难以抗拒的冷战，就頹喪地倒在他的椅子上。

“我不知道！”威利·史莫勒回答說，極力掩飾自己心中的高興，“我爸爸請你好好地尝一尝，一切事情你都明白了吧！”

“我？”布萊曼聳了聳肩膀，不禁对这青年望了一眼；只見他兩只手插在褲袋里，一对光亮的眼睛注意地望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感到一陣憤怒；这是一种令人气悶的，說不出来的憤怒，

弄得他比往常更加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不把一切事情都弄清楚，这口闷气是没法出得来的。他所有的一切，他费尽心机弄到手的所有的一切东西——他的地位，他的薪俸，甚至他的自由——可能都有危险，如果他不抑制着自己的意志，而竟敢把这一包东西向着这个不要脸的、现在还在挤眉弄眼的青年的头上扔过去的話。所以他必須鎮靜，裝出一副友好的表情，說一声“謝謝”，把他就任村長后不久曾經放任过的一場把戏再繼續下去。

但是，事情也还有考虑的余地，这个青年分明不是討債来的，因为他这时忽然大声地，滿不在乎地打破了沉寂：“这包东西大概是我爸爸送給你的，因为你把合作社搞得很好！我們現在还用不着防疫屠宰的許可証！”

布萊曼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跳了起来，把身后的椅子摔倒在地上，用一种由于激动而嘶哑了的声音大声喊：“滚出去！”他的臉色也突然發紫，脖子上漲起一条有繩子那么粗的青筋。

威利·史莫勒被他这句话的气势吓住了，心里滿怀恐惧地从这个大發脾气的村長面前退了下来，打开門就溜跑了。

布萊曼一直瞪着眼睛，气呼呼地把关上了的門望了好几秒鐘，然后动作十分疲憊地从地上把椅子扶起来，坐了下去。他兩手撐着头，閉上眼睛，打算整理一下他那紛乱的思想。

他不能完全鎮靜下来。他总是很怀疑地自問，怎样才能一切照着富农史莫勒的願望做呢？他在史莫勒面前可能要發抖，怕史莫勒会生气；他总得尽一切力量，免得引起他的不快。

布萊曼的鼻子跟前有一股甜腥的血味。一陣惡心使他做出了一付苦臉。他把那包东西从桌上拿开，丢在火爐旁边的長凳上。那張報紙本来已經一半撕坏，現在就完全散开，露出了这只渾身是血的沒有头的鷄。

布萊曼想站起来从長凳上把这只鷄拿走，藏到一个人家看

不見，甚至連他自己也看不見的地方，但是却又坐在椅子上一直沒有動。他覺得有一種願望，最好離開這間屋子，到田地或樹林裏去，讓自己一個人呆一會兒，什麼事情也不想。“隨它怎樣去吧，”他狠一狠心這樣想，“我再也不干了！即使他們要把我關起來，我也沒有什麼別的法子！”

就在這一瞬間，他感到一陣恐怖，突然跳了起來。有一股熱潮流遍了他的全身，他的腦袋就像着了火一樣。他兩步衝到長凳旁邊，抓起那只雞，膽戰心驚地向四周看了看，又豎起耳朵來聽了聽，好像怕有人朝他的辦公室這邊走來，隨後就把這只血淋淋的雞塞進他辦公桌最下邊的一個抽屜裏，鎖上了，把鑰匙裝在衣袋裏。這樣，他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用手背擦了擦臉上的汗，再用一張紙擦掉長凳上的血跡，也擦干淨了自己的手指，很興奮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

他逐漸地安靜下來；在屋子裏又踱了幾分鐘，有時還在窗戶跟前停住，望望街上；現在他可以冷靜地客觀地把這件事情考慮一下了。

在上次大戰兵荒馬亂的年月裏，他的妻子和兒女逃到了圖靈根區的這個小村子沃伯豪生來。兩年以後，他從監獄裏出來，回到家中，沒有呆多久，就又收拾了一些零用的東西，在近處的縣城裏找到了工作，並且加入了統一社會黨。後來不久，他又得到多數人通過當選為村長。他的工作倒還令人滿意，但是史莫勒卻替他擺下了一個圈套。

布萊曼記得很清楚，當時他的一個孩子病得很重，史莫勒太太每天都到他家裏來探病，並且還帶些東西來；威利有時也來。帶來的東西多半是一罐新鮮牛奶和一些雞蛋，一只嫩雞和熬得濃濃的雞湯，或者是一塊肉。這些好心腸的人常常來問候病人的病情，簡直好像是他們的親生兒女。